

曹譯莎士比亞全集

34

羅米歐及朱麗葉

Romeo and Juliet



Wm Shakespeare

文 化 合 作 公 司 總 發 行



羅米歐與朱麗葉

登場人物

埃斯開勒斯 凡隆納的國王

帕利斯 青年貴族，凡隆納國王的近親

蒙泰格

兩個有世仇的家族的族長

開普萊特

老人 屬於開普萊特家族

羅米歐 蒙泰格之子

穆克修 國王的近親，羅米歐的朋友

般務利歐 蒙泰格之姪，羅米歐的朋友

泰鮑特 開普萊特夫人之姪

勞倫斯僧侶

——法蘭西斯教派的僧侶

約翰僧侶

巴爾塔沙 羅米歐之僕

亞伯拉罕 蒙泰格之僕

山布生

格利高利

——開普萊特之僕

彼得 朱麗葉的保姆之僕

賣藥人

音樂師三人

帕利斯的侍從；另一侍從

官吏一人

蒙泰格夫人

開普萊特夫人

朱麗葉 開普萊特之女

朱麗葉的保姆

致開場者

凡隆納的市民多人；兩家族的男女族人多人；戴面具者多人，門衛，守夜者及侍從各多人

地點 凡隆納；芒吐窪

開場白

我們的這齣戲是在美麗的凡隆納，

那裏有兩個門當戶對的大人家，

他們從舊怨裏翻出了新仇，

令無辜的鮮血順着無惡的手上流，

從這兩個死命作對的家族裏

生出來了兩個苦命的冤家；

結果，他們的可憐的不幸的遭遇

送了他們的命才解除了兩家的積恨，

我們戲台上這兩點鐘的營生，

便是扮演他們的鑄定的悲慘的愛情，

他們兩家父母的那種積重難返的怒火，

若不是爲了他們孩子的死，絕不肯熄解；

爲此我特地懇請諸位客官耐心領略，

若是有什麼演技不週，我們一定盡力補報。

第一齣

第一景 在凡隆納·一個公共場所。

【開普萊特家的山布生及格利高利同上，佩劍持盾】

山 格利高利，我發誓，我們可不能自認倒霉。

格 自然不能，那樣我們豈不是變成倒霉的人了。

山 我說，若是我們碰着霉運發起火來，我們就該拔劍才是。

格 當然，一個人祇要還有一口氣，就該從他倒霉的頸子裏探出頭來。

山 祇要有東西惹我冒火，我的動手可是迅速無比。

格 可是惹你冒火却不容易。

山 蒙泰格家的一隻狗都能惹我冒火。

格 冒火等於升火，升火就等於開車逃走，勇敢的人是立定腳跟的；所以你若是冒火，

你就逃之夭夭了。

山 那個人家的一隻狗都能惹我冒火，立定腳跟，不管遇見什麼男女，祇要他是蒙泰格

家的，我就一定貼牆站立，絕不讓路。

格 那才能證明你是個無用的奴才；因為祇有最無用的才貼着牆走路……拔出劍來；

有兩個蒙泰格家人來了。

（兩個僕人——亞伯拉罕及巴爾塔沙——同上）

山 我的劍已經拔出來了，你去同他們吵，我來給你做後盾。

格 怎麼！想乘我不見，溜之大吉嗎？

山 用不着擔心。

格 不行，說老實話；我倒真有些擔心你！

山 我們不要虧禮；讓他們先挑釁。

格 讓我在走過時瞪他們兩眼，看他們要怎樣。

山 好啊，看他們敢怎樣，我來對他們咬大拇指；如果他們不做聲，他們就算含忍侮辱了。

亞 你是對我們咬大拇指麼，老兄？

山 我祇是咬大拇指就是了，老兄。

亞 你是不是對我們咬大拇指，老兄？

山（對格旁語）如果我說是，我們是否還算有理？

格 沒有了。

山 不是，老兄，我不是對你咬大拇指，老兄；我就是咬大拇指就是了，老兄。

格 你想誠心吵架麼，老兄？

亞 吵架嗎，老兄？當然不，老兄。

山 但是如果你想吵架，老兄，我可奉陪，我做這聽差比你一點也不含糊。

亞 好不了多少。

山 好，老兄。

（般務利歐上）

格 你說「比你高明多了」；咱們主人的一位親戚來了。

山 是啊，比你高明多了，老兄。

亞 你信口雌黃。

山 你敢拔劍，才算好漢，格利高利，記住你那一下子殺手。

（動起手來）

般 分開，你們這羣渾人！

收起劍來；你們一點也不知道是非皂白。（將他們的劍尖打抵着地）

（泰鮑特上）

泰 怎麼，你竟在這般無知之徒當中按出劍來？

轉過身來，般務利歐，當心你的腦袋。

般 我祇不過勸他們停手，收起你的劍來，

否者便幫我來把他們四下分開。

泰 什麼，劍都拔出來了，還說什麼停手！我恨這字就如同恨地獄，恨蒙泰格的全家，

恨你一般，你當心，懦夫！（也動起手來）

【三四名市民上還有官吏們，手持木棒及長戟。】

官吏 木棒，彎刀，長戟！全動手！把他們都打跑！

打倒開普萊特家的人！打倒蒙泰格家的人！

（開普萊特穿着長袍，開普萊特夫人同上）

開 是誰在這裏吵鬧？把我的長劍給我，嘿！

開夫人 給你一根木棒，一根木棒！要劍做什麼？

開 給我劍，我說！蒙泰格那老頭子也來了，

對我舞動着利刃來了。

（蒙泰格及夫人上）

蒙 你這混賬，開普萊特，——不要攔住我，放我走。

蒙夫人 正是「鐵鞋踏破無處覓，得來全不費功夫」。

（國王及隨從人衆同上）

王 叛逆的人民，和平的死敵。

這柄沾污着鄰人的血液的利刃之冒瀆者。——

你們還不肯聽我說？——什麼，喂！你們這些人，這些禽獸。

你們甘冒嚴刑重懲，竟敢從你們血管中

放出紫紅色的鮮血來，澆熄你們的

惡毒的怒火，快把你們的發了瘋的兵刃，

從你們的血腥的手中拋在地上，

來靜聽你們的憤怒的國王的裁判。

你，老開普萊特與蒙泰格爲了

一句不相干的言語，已經引起了三次械鬥，

三度擾亂了我們街市上的安靜，

令凡隆納的老年的市民

都拋開了他們的莊嚴的配襯的飾品，

用他們的年邁的手來操起古舊的刀杖，——

刀杖都已經擱出鏽了，——來消解你們惡毒的讎恨，

從此以後，如果你們再敢擾亂我們的街巷，

我就要拿你們的生命爲和平做抵償，

這一次，你們別的人姑且一概散去，

你，開普萊特，同我一道走；

蒙泰格，你等到下午再來，

聽取我對於你們這件事的意見。

到舊自由市去；我們的公共審判廳，

不要輕犯死刑，又一次，大家散開去。

（同下祇留下蒙泰格，蒙泰格夫人及般務利歐）

蒙

是誰把這舊仇又重新惹起？

告訴我，姪子，開始的時候你在場嗎？

般

在我走路時，我就看見你的僕人

同你家仇人的僕人打個難解難分，

我拔出刀來想分開他們，正在此時

那霹靂火泰鮑特走了過來，拔劍在手，

一面向我破口大罵，一面就舉刀盤頂

順着空氣亂砍，颼颼的發出聲來，

好像在嘲弄他的無用一般，

我們正在這裏一來一往殺個不停，

人就越來越多，一起起的戰做一團，

一直等到國王來了，才將大家分開。

蒙夫人

啊，羅米歐在哪裏？你今天看見他沒有？

我真慶幸他沒有參加這一陣紛爭。

般

夫人，在今天那受人禮拜的太陽神，

還沒有從它東方的金窗中探首之前一小時，

有一些不寧的心緒驅使我到外面去散步；

在那般早的時候，在城西門外的

一帶無花果樹林旁，

蒙

我看見你的兒子在那裏步行，

我就向他走了過去，但是他看見我來了

就立刻躲在一片樹林裏，

我用自己的心思來忖度他的情形，

追逼得越緊恐怕越得不到實情，

而且我自己也有些不耐煩，

我於是就勸阻我的意念不去追蹤，

正樂得躲開那想要逃避着我的人，

好幾天早晨都有人看見他在那裏

對着清新的朝露增灑他的淚水

用他沉重的嘆息在陰霾上再加陰霾

但是祇要那鼓舞一切的太陽

在東方極端開始扯開

那大地上的厚重的暗幕時，

我那疲憊的兒子便立刻逃避光明溜回家來，

把他自己緊緊的密閉在他的臥室裏，

關起他所有的窗，絕不許有一絲美麗的陽光透入，

爲他自己製出一個人工的黑夜來。

他的這種行徑必定要招惹出不幸與惡果，除非忠告與良言能把它的緣故移挪。

般 我的高貴的叔叔，你可知道什麼緣故？

蒙 我不知道而且也無法向他探聽個原委。

般 你可曾用過各種方法向他詢問？

蒙 我本人和許多別的友人都已經試過了；

但是他除了自己的意見，絕不相信別人。

他的口那樣緊，——我說不出個究竟，——

他保守那祕密那樣嚴緊那樣穩，

令人一點也不能將它測度或是探尋，

就如同一個花苞還沒有將它美麗的花瓣展開，

還沒有對驕陽獻出了

它的嬌豔，就已經被蠕蟲咬壞花心一般。

祇要我們能知道他的憂鬱的來歷，

我們就必定情願設法把他救濟。

（羅米歐上）

般 你們看，他來了。請你們且讓在一旁，

我必要問他個究竟出來才肯甘休。

蒙 但願你留在這裏有點結果，

聽他向你說出他的真象，來，夫人，我們走吧。

（蒙泰格及蒙夫人同下）

般 早安呀，兄弟。

羅 時候還這樣早嗎？

般 才敲過九點鐘呢。

羅 唉！痛苦的時間總覺得長的。

那急忙走開的人可是我的父親？

般 是的。是什麼痛苦使羅米歐的時間變得這樣長？

羅 就是因為沒有那能使它變短的因素啊！

般 爲了愛？

羅 除——

般 除不了愛？

羅 我愛的那個人兒，她不喜歡我了。

般 啊呀，愛情這個玩意兒看起來像是溫存

實際上却那般強暴與蠻橫。

羅 啊呀，那愛情之神的兩眼既已經瞎了。

就應該用他的心願來指引他的行路才是。

我們到哪兒去？哦哦！這一堆凌亂是怎麼回事？但是不要告訴我。我全都聽見了。

用仇恨來發洩的已經不少了，友愛的精神應該再多些，

那麼豈不是變成了爭吵的愛！啊，愛戀中的恨哪！

啊，一切的事原都是無中生有！

啊，沉重的輕鬆！樸實的虛榮！

形式完整而美觀的醜惡的雜亂！

鉛製的羽毛，明亮的烏烟，冷的火，病的康健！

清醒着的睡眠，一切的似是而非，似非而是！

我覺得有一股愛情而又空空的沒有一物。

你不笑話我嗎？

不，老弟，我倒想替你哭。

真是個好人，爲了什麼？

爲了你那顆好心的悶恨。

怎麼，愛情的法則就是這樣的，

我自己的悲哀已沉沉的壓在心上了，

如果再把你的加上，那麼我的痛苦，

豈不是又要加重，你對我表示如此關切，

就會在我的已經太多的愁苦上又加上一層。

愛情好像是用嘆息的呼吸組成的烟一般，

把它濾清了，就在情人的眼睛裏閃出一點火花；

若是把它攪渾了，它就成了用情人眼淚滴成的海了。

它還是什麼別的？是最拘謹的瘋狂，

是飽漲的毒瘤，是蜜餞的甜膩，

再見吧，我的老兄。

般 慢來！我同你一道走。

你若這般拋開我就走。未免有點對不起我。

羅 罷了。我自己都已經拋了。我不在這裏，

這裏的人不是羅米歐；他在別的地方。

般 老老實實的告訴我，你愛誰？

怎麼你還要我在呻吟之中告訴你。

般 呻吟，不，那不用；

你祇要告訴我就是了。

羅 催促一個病人趕快寫遺囑，

啊，你真有些忍心，對於一個病入膏肓的人說這種話！

說老實話，老兄，我愛的是一個女人。

般 當我猜你是爲了戀愛的時候，就猜中八成是女入了。
羅 你的猜測很準！我愛的那人真正美麗。

般 我的好兄弟，目標越美就越加容易射中。

羅 可是這一箭你射丟了，她可不肯輕易

被裘彼得得箭射中的；她有狄安娜一般的聰明；

而且她全身都披掛着堅強而貞潔的武裝，

愛情之神那無用的孩子的勁弓毫不能將她射傷。

她不肯與愛情之言語的圍攻相週旋，

也不肯等待與挑逗的眼風來會戰，

又不肯展開她的襟懷來接受那神仙也動心的黃金。

啊！她的美麗是無窮，可是愛情又那樣稀少，

等她死時，愛情與美麗全都要消滅。

那麼，她是否已經發誓了至死保持她的貞潔？

般 她已經立誓了，她唯有對於這件事才這樣

大方；她的嚴刻已使美麗從此滅絕，

以後再也沒有美麗的後嗣了。

她太美麗了，太賢淑了，實在太美麗。

特地使我失望來感謝蒼天對她的恩澤。